

國藝會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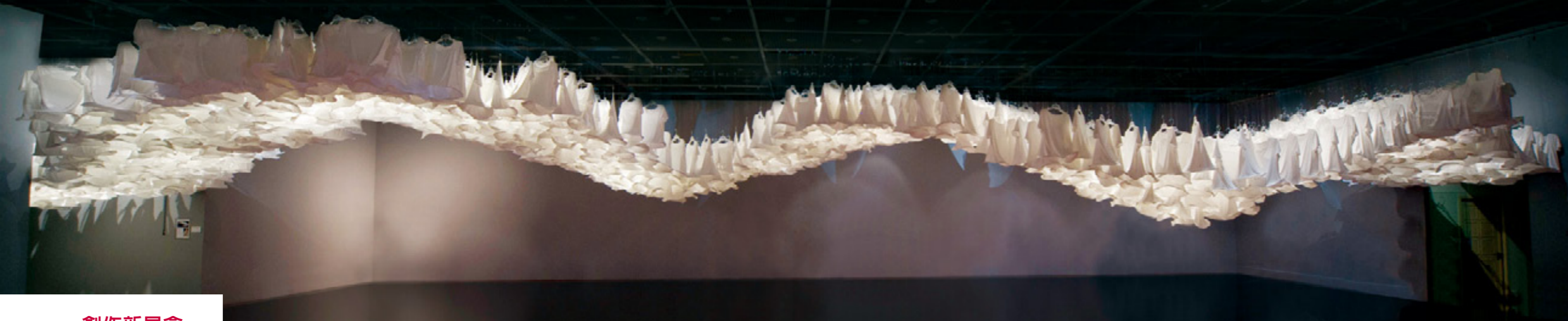
輕閱讀 · 親藝文 www.ncaf.org.tw

2011年12月號 第25期

ISSN 1996-2665



9 771996 266008



創作新星會

《綻》· 2011。

娉、孃——徐薇蕙的創作世界

文 | 沈伯丞 圖 | 徐薇蕙

前言

高掛的單純白T-shirt，蜿蜒連綿在展廳的天花板上形成了偌大的雪白色雲團。宛若教堂裡那雲端裡透著神光的天頂壁畫般，引領著觀者走進當代霓裳時尚的美麗想像。蜿蜒的線條在純白的光影中，打造出一條精神性的伸展台步道，遊走其下每件白T-shirt 猶如一朵朵綻放的百合般，仰望間觀者似乎可以體會時尚在當代所給出的宗教性狂喜。

儘管這個龐大的空間裝置，似乎帶出

了某種對流行的精神性嚮往，然則以白T-shirt作為作品的材料，卻又似乎吐露著，創作者對當代時尚那過度艷麗的色彩以及繁複造型的反思。一如既往，徐薇蕙的新作《綻》在看似認同當代消費性視覺及女性身體文化的同時，卻隱隱地透露著淡淡的反思與質疑。

在藝術家的作品中，觀者總是可以看見身為女性的創作者，對時尚視覺文化中其身體、容貌標準的質疑、焦慮與反

思。無論是面膜亦或者是白T-shirt，徐薇蕙的作品總是關注著身體與容貌的當代姿態以及消費社會的觀看視點。作品中，觀者總是可以看見那隱藏於作品內在的女性身影（娉：音同身）與容貌（孃：音同展）浮顯於眼前，淡淡地邀請觀者反思時尚與消費社會裡的視覺與審美暴力；柔軟地對抗著時尚視覺文化給予女性的箝制與枷鎖。

承受著實際的蒼老與衰敗。

如果說作品無意間回應了王爾德的奇想故事，那麼潛藏於作品中的便是女子的真實靈魂姿態，從而作品《一天…一天…一天…》便存在了回應藝術歷史的可能，從肖像繪畫與雕塑的發展脈絡上看，肖像其所追求絕非是對外在的容貌的捕捉與描寫，而毋寧是如同格雷的畫像般，捕捉內在的靈魂與氣質。從這個觀點回望作品《一天…一天…一天…》我們或者可以說，創作者在這件作品中，無意間承接並發展了肖像的傳統。而面膜也成為了描繪、捕捉當代女性肖像的新媒材。

在時尚極權的社會裡面膜下的她，只能在猶如美少年格雷的謊言中生活。徐薇蕙不僅透過面膜，為那不知名的隱身女子構築了一個輕柔、純白的自我保護空間，也以面膜塑造了那女子內在心緒與焦慮的臉孔。作品中藝術家讓總是以時尚作為偽裝；卻又時時刻刻的將真實的內在封鎖在泛黃、扭曲的面膜下的當代女子以隱身的姿態呈顯於觀者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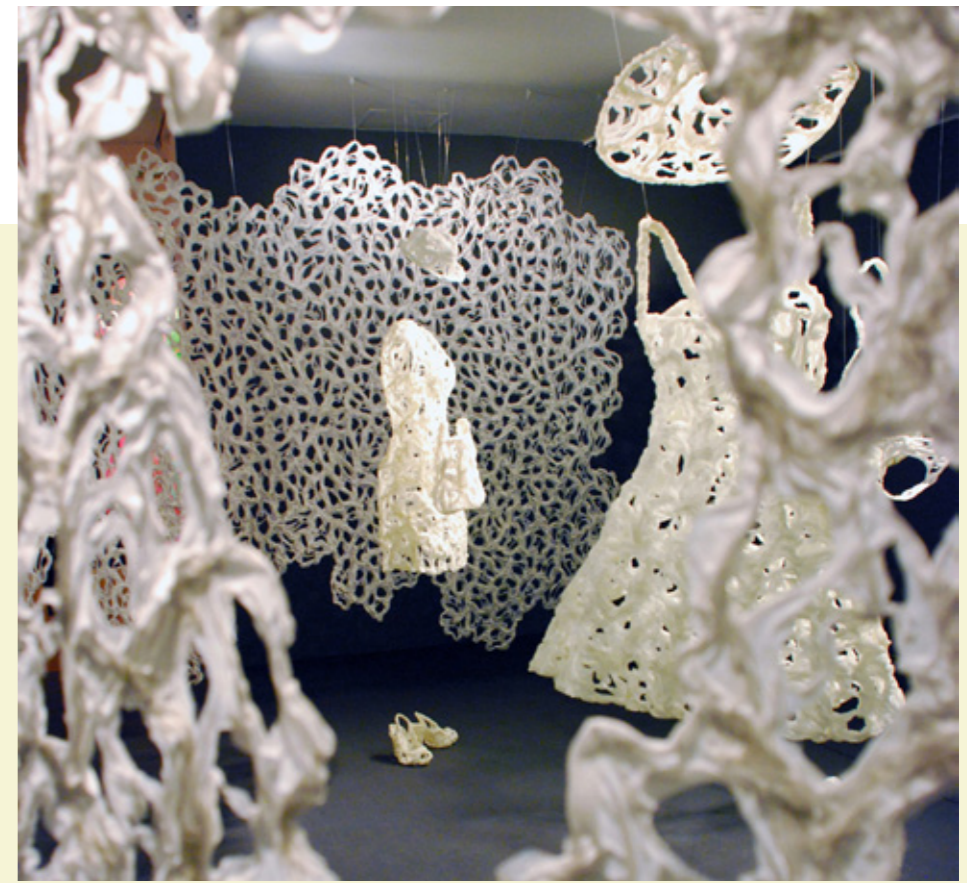
一 面膜下的她

當徐薇蕙首次在台北藝術博覽會展出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無疑地乃是其以面膜進行創作的系列作品。在這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中，創作者以面膜構成了某種女性的生活世界，在其裝置作品《偽裝·掩飾·保護色》中，你可以看見在以面膜做成的蕾絲網的環繞空間中，存在著以面膜構成的衣服、高跟鞋、帽子乃至於皮包等等妝點女性外在的配件。儘管純白色的空間及物件讓作品似乎帶出了某種屬於年輕女子的綺想

氣質，然則那環狀包覆的蕾絲網，卻又似乎暗暗地投射出了，當代女性的身體與時尚消費物件的關係，似乎唯有在美容的面膜下，女性的容顏才能得到某種社會允許，似乎唯有在流行服飾與配件中，女性的身體才能被凸顯與凝視。正是這隱藏於面膜世界下的隱身女子，讓觀者得以理解名稱與作品之間的連結。

如果說《偽裝·掩飾·保護色》以輕柔、隱約的姿態，小聲地說著創作者對時尚社會的質疑，那麼作品《一天…

一天…一天…》那泛黃而扭曲的五官，則赤裸裸地描繪出女子在面膜下所意欲遮掩的歲月與情緒。有趣的是，作品《一天…一天…一天…》不經意地映射了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其小說《美少年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故事裡的描繪。故事中透過一張替代本人老化與衰敗的畫像，格雷得以永遠的保持著青春的容顏與美貌。王爾德想像中的畫像似乎成為了當代可供消費、丟棄的面膜，日日夜夜的



陰性書寫系列·《偽裝·掩飾·保護色》· 2009。



陰性書寫系列·《一天…一天…一天…》· 2010。

二 時尚裡的游擊戰

如果說，面膜系列作品在看似輕柔的姿態裡，保持著某種對物化時尚的抗爭姿態，那麼這姿態或許在面膜系列之前的作品中，我們便已經可預見創作者那以作品進行對消費時尚的偷襲與游擊。

在徐薇蕙2005年的裝置作品《游擊女孩》中，觀者可以看見那穿著裙子的粉紅色小兵，儘管嬌小卻又鋪天蓋地的從各方面進攻。在這件十分具有玩心的作品中，徐薇蕙讓模型玩具兵穿上了自己製作的裙子，塗上粉紅色的彩妝後，鋪天蓋地將小兵們設置於空間各處，透過色彩、服裝以及姿態的反差，藝術家從

而創造了某種任性、倔強的「萌」氣。

這件以玩具構成的作品讓我們看見了創作者潛藏於粉色系外表下的倔強。而儘管作品名稱《游擊女孩》乃是根據小兵的造型而來，然則若細探「游擊女孩」這個名詞則可以發現「游擊女孩」(Guerrilla Girl)其同時也是一批出現於八零年代女性藝術家的運動先驅者。這群女性藝術家，他們戴著猩猩面具(Gorilla與Guerrilla同音)，穿梭遊走在藝術圈、藝術體制，以幽默慧黠、尖酸諷刺的手腕來製作藝術，對不時過度偏執的父權社會進行突

如其來的游擊式攻擊。也因此作品《游擊女孩》，存在著對前輩女性藝術家的致敬。

然而，相較於前輩對父權的攻擊，創作者的攻擊對象毋寧更是流行工業所塑造的「美麗」形象與視覺，也因此我們得以看見面膜系列作品其潛在的隱性批判與質疑。正是在作品《游擊女孩》中，觀者得以看見徐薇蕙在後續作品中那游擊性質的時尚批判與質疑。或者說，從《游擊女孩》中我們看見了創作者其創作中那針對時尚視覺文化的遊戲性游擊戰。



陰性書寫系列·《游擊女孩》·2005。

三 柔弱裡的剛強

有別於傳統上女性主義藝術家那強悍、條理分明以及據理力爭的女強人形象，徐薇蕙給予人的印象毋寧更貼近於都會裡常見的時尚女孩，談吐婉約、外表柔弱並且用心打點自己。然則在這樣的外表下，徐薇蕙毋寧有著極為強韌的內在與定見。

在其遠離家園系列中的作品《流浪異鄉女孩》中，觀者可以看見那包覆著旗袍布的休旅車在雪國裡各地遊走的相片，同系列的作品《因為夢想》則是在襯上旗袍布的工具畫箱裡裝著一只枕頭與地圖。在這些看似十分強調「女性」的作品中，其內在卻吐露著儘管獨自一人，卻依舊堅持的堅決氣質。

正是創作者這潛藏於柔弱下的剛強，讓其作品總是在輕盈與柔美中夾雜著某種明確而清晰的定見。在輕盈與柔美中，徐薇蕙作品的內在乃是堅韌而剛強的，也因此我們看見了那面膜所給出的雙重性。

結語

身為女子，徐薇蕙的眼光總是凝視著當代時尚裡的女性身影與容顏，而其作品則一貫地在柔美的外在形象裡，引領觀者逐步的走入藝術家對時尚物化女性的批判精神中。透過作品，隱身於面膜下的創作者，持續地與時尚的極權主義進行游擊與抗爭。■



上：遠離家園系列·《流浪異鄉女孩》·2008。下：遠離家園系列·《因為夢想》·2006。